



冊府元龜  
卷之四百六十九  
至七十



13  
849  
154



明 1 3  
849  
154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奏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一十三

封駁

漢制君臣上書凡品有四駁議其一也蓋以號令之  
出風化攸係或愆治典乃傷國體繇是執奏抗論正  
辭理奪封還詔命追救缺失者矣中代而下政歸臺  
閣機事紛委典章盡在夙夜出納周旋慎重其或上

之所舉或違於道乃至官人之非稱法制之繆戾壅  
求賢之路失任刑之極禮文差僭德義隳廢撓賞罰  
之柄興寃滯之歎權寵交構災謫創見利非均濟信  
或未孚莫不罄竭忠懇敷陳要道審諤持正激切指  
事冀感悟於時王用杜塞於未然無害於成不遠而  
復詩曰匪懈于位傳云彌縫其闕其斯之謂歟

後漢虞詡順帝時爲尚書僕射先是寧陽主簿詣闕  
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  
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比  
諸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

大逆詡駭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  
有司之過愚忝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答之而已  
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  
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  
與怨人何佐乎聞者皆慙胡廣順帝時爲尚書僕射  
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  
經學文吏試章奏廣駁之曰臣聞君以兼覽博昭爲  
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  
人詢于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詔之於故老  
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

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繫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大難謹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其奇顯用年垂疆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叅雜霸王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因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嘗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博鄉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政同之則

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叅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良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帝不從

陳蕃桓帝時為尚書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勅三府隱覆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夫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群賊弭息

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  
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  
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爲豫章太守

周景桓帝時爲尚書令河南尹楊秉坐事論作左軹  
以久旱赦出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直  
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處士常著二人各  
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  
景與尚書造詔議奏秉儒學侍講嘗在謙虛著隱居  
行義以退讓爲節俱微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  
退食足抑苟進之風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聖

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所在屬喻以朝廷恩意  
如遂不至詳議具罰於是重徵及到拜太嘗

魏帝誕齊王時爲侍中先是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  
休郭彞散騎嘗侍荀顛鍾毓太僕庾嶷弘農太守何  
楨遞薦胡昭曰天貞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  
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厲風俗朝廷以戎車未息徵命  
之事且須從後以故不卽徵後顛休復與庾嶷薦昭  
有詔訪於本州評議誕駁曰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  
也古考行於鄉今顛等位皆嘗伯納言嶷爲鄉士足  
以取信附下周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父遺

逸山林誠宜加異乃從議

晉李重爲尚書郎時司隸較尉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駁曰臣聞立法垂制所以齊衆簡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衆今如登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爲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黷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爲宜聽鑒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嘗不爲遠近異制詔從之

劉毅爲諫議大夫趙王倫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益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嘗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倫親故下詔赦之

溫羨爲吏部尚書先是司空張華爲趙王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侍中稽紹駁之曰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內外雖粗有善事然闔棺之貴著于遠近此禍始亂華實爲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斷

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暈未忍重戮事已引矣  
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羨又駁之曰自天子以下  
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爲已死  
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  
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主見  
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  
諫上宰不和不能乘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  
乎况今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  
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爲逆義非所討今  
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  
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

華虞爲尙書即將作大匠陳總掘地得古尺尙書奏  
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  
宜復改虞駁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曠而擬其形  
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筭數之紀  
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故用之也有  
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懸象無  
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  
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  
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

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繇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經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亦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亦時之變末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處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

邠鑿為尚書令王敦平王遵議欲贈周禮官鑿以為不合遵不從鑿於是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綠札閉門今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議同桓文則先帝可謂幽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

荀奕為散騎嘗侍侍中時將繕營宮城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奕駁曰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容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在二公之上坐在天子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所崇體國之高議也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闔僕射孔愉難奕以為昔宋不城周陽秋所譏特蠲非體宜應減夫奕重



駁以爲陽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適替莫肯率職宋之於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爲宜除於國體爲全詔從之

范堅爲尙書右丞相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搥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尙書郎朱映議以爲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未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

同映議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爲五事歲行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堅駁之曰自淳化澆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制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曠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嚙笑之間尙慎所加况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

今既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訢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  
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與怨讎此爲施一恩於今而  
開萬怨于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

顏含爲侍中咸和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陸  
曄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含與黃  
門侍郎馮懷駁曰曄內蘊至德清一其心受託付之  
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詔許歸省墳塋大臣之義本在  
忘已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違愚謂宜還自還不須  
制日帝從之

常謏爲後趙黃門侍郎時暴風大雨震電雹起西河

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  
萬數石勒問徐光曰歷代以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  
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嘗事然明主未始不爲變  
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  
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爲之  
虧况群臣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介山左右宜任百  
姓奉之勤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  
能異也前者外議爲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忌  
故從其議儻或繇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  
非法食也亦不得亂也尚書其從簡舊典定議以聞

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爲殖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謾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川池之側氣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于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

宋王韶之爲黃門侍郎駁員外散騎侍郎王寔之請假事曰伏尋舊制群臣家有情事聽併給六十日太

元中改制年賜假百日又居在千里外聽併請來年限合爲二百日此蓋一時之令非經過之旨會稽雖塗盈千里未足爲難百日歸休於事自足若私理不同便應自表陳解豈宜名班朝列而又淹私門臣等參議謂不合間許或家在河維及嶺南沔漢者且阻且長繇宜別有條品請付尚書詳爲其制從之  
後魏邢虬爲尚書左丞時有人害母者入座奏斬之而瀦其室有其二子虬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今謀反者戮及眷親害親者全不及子既逆其梟獍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未傳非所以勸忠

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  
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勅所在不  
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於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  
皆欲絕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

李獎爲吏部郎中先是李神雋行荊州事引御史溫  
子昇兼錄事參軍子昇被徵赴省神雋表留不遣獎  
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郎所以發嘆宜速  
遣赴無踵彥雲前失於是還員

隋劉行本爲諫議大夫時有雍州別駕元肇言於高  
祖曰有一州吏受人饋錢二百文律合杖一百然臣

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  
之曰律令之行蓋發明詔今肇乃敢乖其教命輕忽  
憲章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帝嘉之

唐徐有功爲狄官郎中時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  
書裴行本等七人被構陷當死則天謂公卿曰古人  
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郡公乞知古等錫以再  
生各授以官行重申來勅來俊臣張默等又抗表請  
申大法則天不許之俊臣乃獨引行本里驗前罪奏  
曰行本潛行悖逆謀告張知蹇與廬陵王反不實罪  
當處斬有功駁奏曰俊臣乖明主再生之錫虧聖人

恩信之道為臣雖當嫉惡然事君必將順其美行本  
竟免死

盧燦為給事中神龍中兼太子賓客攝左衛將軍武  
崇訓為節愍太子所殺優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  
魯王謚曰忠令司農少卿趙履溫監議葬事及將葬  
履溫遂諷安樂公主奏請依永泰公主為崇訓造陵  
中宗制許之燦駁奏曰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  
儲君等自有家有國以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  
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嘗塗不合引以為名春  
秋左氏傳云衛孫桓子與齊戰敗新築大夫仲叔子

奚救桓子桓子已免衛人賞之以邑子奚辭請請懸  
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與之政也政亡則國  
家從之聖人知微知章不可不慎魯王哀瑩之典誠  
別承恩然國之名器豈可妄假又瑩兆之稱不應假  
永泰公主為名請比真觀以來諸王舊例是得豐厚  
手勅荅曰安樂公主與永泰無異同穴之議今古不  
殊魯王緣此特為陵制不煩固執燦又奏曰臣聞陵  
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以下且魯王若欲論親  
等第則不親於雍王守禮之父雍王之墓尚不稱陵

魯王則不可因尚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載在方冊  
或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已來駙馬墓  
無得稱陵者且君人之禮服絕於暮蓋不獨親其親  
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愛施及其賻贈之儀  
褒塋之備豈得使上下無辨君臣一價者哉又永康  
公主承兩儀之澤履福祿之基指南山以錫年仰北  
辰而爲壽上皇之葬車服有章加等之儀備有嘗數  
塋兆之稱不應假末泰公主爲名非所謂番範將來  
作則百辟者也帝無以荅竟依粲所奏

宋璟神龍中爲黃門侍郎時武三思恃寵執權俄有  
京兆人常月將上書頌三思潛通官掖將爲禍患之  
漸三司諷有司奏月將大逆不道中宗特令誅之璟  
執奏請按其罪狀然後申明典憲月將竟免極刑配  
流嶺南而死韓思復唐隆初爲給事中右散騎嘗侍  
嚴善思坐譙王重福事下制獄有司言善思昔任汝  
州刺史素與重福交遊及被詔至京師竟不言其謀  
逆唯奏云東都有兵器據狀云當愚反請從殺刑思  
復駁奏曰議獄緩死列聖明規刑疑從輕有國大典  
嚴善思任在先朝屬常氏擅內侍寵官掖謀危宗社  
善思此時遂能先覺因詣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聖躬

必登宸極雖交遊重福蓋陷帝氏及其謁見猶不奏  
聞將此苞藏行從極法且勅追善思書至使發向懷  
逆詐事卽奔命一面踈網誠合順生三驅取禽來而  
可宥惟刑是恤事可昭詳請付刑部集官議定奏裁  
以符慎獄是時議者多言善思合從原宥有司乃執  
前議請誅之思復又駁奏曰臣聞刑人於市爵人於  
朝必僉謀攸同始行之無惑謹案諸司所議善思十  
終一人云抵罪唯輕夫帝闢九重塗遠千里故借天  
下耳以聽聽無不聽借天下目以視視無不浹今群  
言上聞採擇宜審若棄多就少臣實懼焉輿誦一乖

下情不達雖欲從衆其可及乎凡百京司逢時之泰  
設官分職有賢有親親則列藩諸王陛下愛子賢則  
胙茅開國陛下各臣既親既賢寧肯雷同不異今措  
詞多出法合從輕帝納其奏竟免善思死配流靜州  
盧懷慎爲黃門侍郎開元二年詔追贈崔湜亡父挹  
爲吏部尚書詔出懷慎與姚崇魏知古等奏曰臣等  
謹重商量不敢奉詔崔湜位忝大臣身犯惡逆汙官  
滅族國有嘗刑其父挹特承恩渙免其誅戮蒙茲大  
造得盡餘年若更追榮恐招物議唯刑與賞天下共  
之發號施令國之所重舉而不法後代何觀望不贈

丹元集 封駁 卷之四十九  
官但厚給葬事從之四年隴右節度郭虔瓘奏奴石  
良才等八人皆立戰功請各授游擊將軍勅下紫微  
懷慎等奏曰郭虔瓘雖有邊功酬勞已厚不知厭極  
妄有干祈前奏奴石請與五品特以微効輒侮彛章  
此而若依實亂綱紀望停從之

許景先爲給事中開元八年九月制賜百官九日射  
景先駁奏曰近以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令猶  
降綸言但古制雖存禮章多闕官員累倍帑藏未充  
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足以觀德又未足以威邊  
耗國損人且爲不急夫古之天子以射選諸侯以射

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狸首之奏采繁采蘋  
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爲節諸侯則以時會爲節卿大  
夫以脩法爲節士以不失業爲節皆審志固行德美  
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官  
容體有虧則絀其地是以諸侯君臣皆盡志於射射  
之體也大矣哉今則不然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  
獲爲利以偶中爲能素無三善之容頗失三侯之禮  
冗官厚秩禁衛崇班動盈累千其筭無數近河北水  
澇處多林胡小蕃見寇効疊軍書日至河朔騷然命  
將除兇未圖克捷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去歲豫亳兩



州微遭旱損庸賦不辦以致流亡聖人憂勤降使招恤雖經歲月猶未能安人之困窮以至於此今一箭偶中是一丁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耻慙考古循今則爲未可且禁衛武官隨蕃許射能中的者必有賞焉此則訓武習戎時亦不闕待寇寧歲稔率繇舊章則愛禮養人幸甚疏奏遂罷之

夏侯銛爲給事中開元二十一年二月安定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常渥又降崔銑銑卒及是公主薨其子駙馬王繇請與其父合葬勅旨依議銛駁之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遠乎再醮琴瑟兩亡牛存之

時已與前夫義絕俎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繇所請却耐舊姻恐魏而有知王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銑必訴於玄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原繇此意雖申罔極之情求禮而行或致不稽之誚謬庸駁正敢曠司存請旁移禮官弁求指定下太嘗請議公主合與王皎合葬以否報之

賈至爲中書舍人至德二年六月將軍王玄榮殺本縣令杜徽罪合死肅宗以其能修守備之器特放免令於河東承光軍効力至上封事執之勅旨百僚議咸與至同帝以寇逆未平藉其殊藝竟捨之

韓滉爲給事中大曆中盜殺富平令常當縣吏捕獲  
賊黨而名隸北軍監軍魚朝恩以有武材上請詔原  
其罪滉密疏駁奏賊遂伏辜

袁高爲給事中貞元元年正月癸丑以吉州長史盧  
杞爲饒州刺史高宿直當草杞制遂執以謁宰相盧  
瀚劉從一曰盧杞作相三年奸邪爲志矯誣陰賊退  
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眄已擠溝  
壑傲狠明德反易天嘗播越鑿輿瘡痍天下皆杞之  
爲也幸免族戮唯示貶黜尋以稍遷近地若更授大  
郡恐大失天下望唯相公執奏之事尚可救翰從一

皆不悅遂改命舍人草制乙卯詔出高又執之不下  
仍上奏曰盧杞爲政極惡窮覓三軍將較願食其肉  
百辟鄉士嫉之若讎至丁巳補闕拾遺陳京趙需裴  
信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曰伏以吉州長史盧  
杞外矯儉簡內藏奸邪三年擅權百揆失叙惡直醜  
正亂國殄人天地神祇所知蠻夷華夏同弃伏惟故  
事皆得上聞自杞爲相要官大臣動踰旬月不敢奏  
聞百僚慄慄嘗懼顛危及京邑傾淪皇輿播越陛下  
炳然覺悟黜弃遐荒制曰忠謹壅於上聞朝野爲之  
側目繇是忠良激勸內外歡忻今復擢爲饒州刺史

丹元 封駁  
衆情失望皆謂非宜臣聞君之所以臨萬姓者政也  
萬姓之所以戴君者心也儻加巨奸之寵必失萬姓  
之心乞廻聖旨速輟新命臣等忝備諫識昧死上陳  
戊午補闕拾遺又上疏曰伏以盧杞蒙蔽天聰隳紊  
朝典致亂危國職杞之繇可謂公私巨蠹中外棄物  
自聞擢授饒州刺史忠良痛骨士庶寒心臣昨者瀝  
肝上聞冒死不忍冀廻宸聽用快群情至今拳拳未  
奉聖旨物議騰沸行路驚嗟人之無良一至於此伏  
乞俯從衆望永奪奸臣幸免誅夷足明恩貸特加榮  
寵實造禍階臣等忝列諫司無以上答鴻造再陳狂

瞽倍萬兢惶丁卯高又於正殿奏云陛下用盧杞獨  
秉均軸前後三年棄斥忠良附下周上使陛下越在  
草莽皆杞之過且漢時三光失序雨旱不時皆宰相  
請罪小者免官大者刑戮盧杞罪合至死陛下好生  
惡殺赦杞萬死唯貶新州司馬旋復遷移今除刺史  
是失天下之望伏惟聖意裁擇帝謂曰盧杞有不逮  
是朕之過高復奏曰盧杞奸臣嘗懷詭詐非是不逮  
帝曰朕已有再赦高曰恩赦乃赦其罪不宜授刺史  
且赦文至憂黎民今饒州大郡若命奸臣司牧是一  
州蒼生獨受其弊望引嘗參官顧問并擇謹厚中官

令就街衢衆訊億兆一人異臣言臣當萬死於是補闕拾遺又前諫與高不異帝良久謂曰若與盧杞刺史太優與上佐可否皆云可遂追饒州刺史翼日遣中使宣慰高云朕徐思卿言深覺愜當依卿所奏戊午太子少保常倫太府卿張獻恭復於紫宸殿前奏高所奏稱至當臣恐煩聖聽不敢縷陳其事獻恭奏曰袁高是陛下一良臣望特加優異帝謂宰相李勉等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勉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如此庶失望何帝曰衆人奏盧杞奸邪朕何不知之勉曰盧杞奸邪天下之人皆知之唯陛下不

知此所以爲奸邪也帝默然良久左嘗侍李泌復對見帝曰盧杞之事朕已可表高奏如何泌奏曰外人竊議以陛下同漢之桓靈臣今親承聖旨乃知堯舜之不逮也帝悅慰免之二年二月戊寅詔曰諸道節度觀察使所進牛委京兆府勘責有地無牛百姓量其產業以所進牛均平給賜其有田五十畝已下人不在給限高駁奏曰聖慈所憂切在貧下百姓有田不滿五十畝者尤時貧人請量三兩戶共給牛一頭以濟農事從之

崔仁師爲給事中貞元十六年刑部奏請反叛者兄

弟並坐仁師駁之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恤何憂兄弟議遂寢

許孟容爲給事中貞元十七年五月京兆上言好時縣風雨雷電傷夏麥輻員二十餘里德宗命縣吏與品官同覆視不實詔罰京兆尹顧少連以降有差孟容執勅奏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止奪俸停官其於引宥已是殊澤但陛下使品官覆視後更擇憲官法官等一人再令參驗則察視轉審隱欺益明事可觀聽法歸綱紀臣受官中謝日伏請詔勅有須詳議者則乞停留畧刻得以奏陳此勅既非急宣可以少駐詔

不許十八年三月以前攝浙江東道團練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齊總爲衢州刺史總前爲裴肅判官橫賦以進奉人頗苦之及肅死總司其後務復剝下以諂上人益不堪及授刺史羣議以爲超獎過當詔至門下孟容上表封還曰臣伏見今日恩制除衢州刺史齊總臣竊有所慮恐驚物聽不敢關下陛下下比者以兵戎之地或有不得已非次擢授者今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跡忽此超授羣情驚駭又齊總是浙東判官今詔勅稱權知浙東觀察畱後攝都團練副使向前未有勅命今使用此下詔猶恐不可

齊總若可選拔不假此事若未可選拔假此益使人  
 疑陛下臨御已來凡所選用皆為至公既非聖情所  
 難改移卽臣下安得不動有論諍若齊總必有可錄  
 陛下必須酬能卽明書勞課超一兩資與改今四海  
 舉朝之人不知齊總功能衢州浙東大郡自大理評  
 事兼御史授之使遐邇不茸竟惡騰口伏乞聖慈少  
 迴聖覽臣所請陛下若謂臣為不切不懇伏乞陛下  
 試停慈詔密使人於外聽察必賀聖明開納必賀聖  
 明無私禽魚草木亦知感悅歡聲必山呼雷動聖德  
 必一日萬里臣授官中謝日具以面奏詔勅有不便

者伏請封取進止令齊總詔謹隨封進時左補闕王

武陵右補闕劉伯芻復上疏言之繇是詔書留中不

出明日雨不視事特開延英門召孟容對德宗慰諭

開納口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也

給事中袁高論  
虛杞後來未嘗

有可否是時齊總竭浙東進奉超授逾等江淮之間  
人頗困置無不罪總及是四方聞者皆感上聖明虛

臣之德嘉孟容  
之當官不置 其年八月以嶺南節度掌書記事大

理評事張正元為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邕管經畧

使孟容上疏論張正元非次遷授右補闕張正元劉

伯芻繼有封章帝中使宣諭孟容詔書遂行

呂元膺為給事中元和四年以淮南節度判官孔戡

爲衛尉寺丞分司東都戡掌佐昭義軍節度使盧從  
史數以事爭論不從因謝病去從史強以禮遣而陰  
鄙之居東都久之爲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所辟而從  
史忿嫉累請貶降始貞元中姑息節將其從事有不  
合意或知其邪心欲免去則誣以他罪論奏不更驗  
理或黜或徙迄貞元軍府化之至是憲宗雖不許猶  
授以散員制既下元膺封還上奏曰孔勣以公爲盧  
從史所忌且離職已久李吉甫以宰相出錙辟請非  
涉嫌疑推類言之河陽節度行軍司馬楊同慈史官  
崔國嶺或處近職或倖戎府皆爲吉甫奏在幕庭從

是以嫌忿于黜朝典豈可曲徇其志且孔勣官序雖  
非黜退但因此改易則長姦邪之心臣恐忠正之士  
各懷疑慮事不可許帝令中使宣諭元膺制書乃下  
元膺後爲尚書左丞十五年太府少卿王遂與戶部  
侍郎判度支潘孟陽以私忿各移職遂爲鄧州刺史  
又勅王遂令私屬吏人請兩池課料有乖慎守合示  
薄懲但緣頃年出軍南北置使頗聞約身奉國省費  
相懇每念前勞特寬嘗憲已從別物處分其常從素  
柳季嘗各宜決四十其所請錢物委度支使准法據  
數徵納初遂除鄧州刺史元膺以遂補吏犯賊法當

從坐其除官詔云清能業官不當有清字又鄧州古號大郡出守爲優封上詔書及勅下唯罪吏人而遂命如初元虜復請罪之不報又江西觀察使裴堪奏虔州刺史李將順賊伏朝廷不覆按遽貶將順道州司戶元虜曰廉使奏刺史賊罪不覆驗卽請去縱堪之詞足信亦不可爲天下法又封還詔書請發御史按問宰臣不能奪

鄭餘慶爲吏部尚書元和六年有醫工崔環自淮南小將爲貴州司馬勅至南省餘慶執之封還以爲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官是開徼幸之路且無關可供言或過理繇是稍忤時宰改太子少傅

薛存誠元和中爲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占工徒太廣存誠以爲此皆姦人竄名以避征徭不可許又咸陽縣尉袁儋爲鎮軍相競軍人無理遂肆侵誣儋反受罰二勅繼至存誠皆執之憲宗聞甚悅命中使嘉勞繇是選御史中丞

張仲方爲度支郎中元和十二年太嘗謚李吉甫爲敬憲仲方以爲不當駁之曰微發傷殘之弊以爲因吉甫而生旣忤於時又不中其病而辭亦非工故識者獎其直而訝其稍過遂貶爲遂州司馬



崔植爲給事中元和十四年二月以撫州司馬司正  
令狐通爲右衛將軍植封詔上言通嘗刺壽州用兵  
失律前罪未塞不宜遽加獎用憲宗命宰臣諭植以  
通父彰有功不忍棄其子詔遂行時皇甫鎛以宰相  
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植封還勅書極諫而止鎛  
重奏諸道州府監院每年送上都兩稅榷酒鹽利度  
支米價等足段加估定數詔許之其先下州府監院  
連四月二十五日勅牒更不在行用之限鎛急於培  
聚先是奏近年天下所納鹽酒等利權估者一切追  
徵詔既可植枕論以爲用兵歲久百姓凋弊往者雖

估踰其實今固不可復追疏奏命宰臣召植宣旨嘉  
諭許輟已行之詔物議大罪鎛而美植鎛懼至是乃  
更前過且重條奏請申勅以示之

常弘景爲給事中長慶元年正月以簡較大理少卿  
駙馬都尉劉士涇爲大僕卿弘景與薛存慶封還詔  
書上疏曰臣等伏觀制書授前件太僕卿者伏以司  
僕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惟月膺  
名象河稱重漢朝亦以石慶之謹厚陳萬年之行潔  
皆踐斯職謂之大僚今士涇戚里嘗人班叙散秩徒  
以父任將帥家富貲財名聲不在於士林行義無聞

於朝野忽長卿寺有瀆官嘗况以親則人物未賢以  
勲則寵侍掌厚今更顯任誠謂謬官傳曰惟名與器  
不可以假人蓋士涇之謂臣等職司違失實在官守  
其劉士涇新除太僕卿勅不敢行下謹隨狀封進穆  
宗遣宰臣宣諭弘景等曰詔命已行可放下弘景等  
固執如前宰臣不得已請改授衛尉少卿帝復諭弘  
景曰士涇父昌嘗爲涇帥有邊功士涇爲少列十餘  
年又尙雲安公主宜有加恩朕思賞勞睦親之意竟  
行前命焉

帝頗爲給事中長慶二年以絳州刺史崔弘禮爲河  
甯尹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副使詔至  
門下顛以弘禮位望素輕未嘗在班列不宜尹正都  
邑乃抗表封還詔書詔諭帝顛放崔弘禮勅下  
盧載爲給事中太和中諫議大夫崔承嘏頻上章言  
時政得失尋以鄭注爲太僕卿論諫激切注不敢出  
轉給事中改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之後公卿  
迭詣中書求承嘏出麾之故載封還詔書卽日文宗  
御紫宸殿顧謂宰臣曰華州闕人以承嘏可任故命  
之今諫官給事中皆疑其去旣不能戶曉莫若衆望  
遂追制罷之

李固言為給事中太和五年將作監王堪修奉太廟  
弛慢罰俸仍改官為太子賓客制出固言封還曰東  
宮調護之地不可令被罰弛慢之人處之乃改均王  
傳

狄兼謩為給事中開成元年十一月文宗御紫宸殿  
宰臣李固言奏所請簡勩左藏庫匹段所繇剝破漬  
汚聖恩以赦前事不罪兼謩已封勅却進帝召兼謩  
問封勅如何兼謩曰官典犯賊不在免限况在藏庫  
不同諸司以臣管見不合赦罪所以封進帝曰所司  
請簡之初先以赦前事請赦官典朕許之矣與其

失信寧失罪人卿能舉職朕深嘉之苟有除授不當

無以封還詔勅為難

是年五月以駙馬都尉常處仁為左散騎嘗侍眾以為不可給

事中封駁乃除右金吾大將軍

廬弘宣為給事中開成二年七月制贈司徒郭釗嫡  
男殿中少監仲文襲封太原郡開國公弘宣奏曰臣  
近訪知郭釗妻沈氏公主之女代宗皇帝外孫有男  
仲詞已選尚主仲文不合假冒自稱嫡子若仲文承  
嫡即沈氏須黜居別室仲詞不合配尚貴主伏以郭  
仲文尚父子儀之孫太皇太后之姪戚里勲門無與  
儔比婚姻嫡庶朝野具瞻奪宗之配實黜風教且仲

文仲詞既非同出襲封尚主不可並行伏請付御史  
臺追勘詔今萬年縣尉仲詞襲封其仲文落下以仲  
文尚父之孫太皇太后之姪故免其罪

常溫為給事中開成三年六月詔以康州流人王晏  
平為永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晏平為靈武節  
度使去任日取征馬四百餘疋及借兵器千餘事遂  
隱沒妄為申破臺司推勘獄狀悉具計賊七千餘貫  
以晏平之父智興嘗有戰功故特免死從流未至流  
所魏博鎮州幽州三節使有表請雪遂除撫州司馬  
溫與薛廷光盧弘宣等封勅改授永州司戶溫等又

封還文宗命中人宣諭溫等制命始行時晏平在鎮  
麻之中未至

流所廣以金帛交結中外既免死旋又除官復假三  
鎮之勢以迫朝廷而執事者但務姑息河北不守法  
理時論  
深惜之溫為尚書右丞開成四年以鹽鐵推官簡較

禮部員外姚勗為鹽鐵推官河陰院有黠吏詐欺久  
繫徒牢莫得其情至勗鞫問得實故有是命溫上疏  
以郎官朝廷之清選不可以賞能吏翼日命中就  
溫私第宣令許姚勗於本司上溫又堅執前議勗竟  
改授簡較禮部郎中依前鹽鐵推官

裴泰章為給事中開成四年九月詔以京兆尹鄭復  
為簡較禮部尚書兼梓州刺史充劍南東川節度副

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靜戎軍等使詔下秦章封駁以復不歷丞郎命鎮為優時議以秦章封駁不當翼日復行前制

崔璩為給事中開成四年十一月詔以前青州節度使陳君賞為右金吾衛大將軍知衛事璩封駁遂除右羽林軍統軍先時君賞在青州以貪殘不理故也李湯為給事中咸通中懿宗除后母楚國夫人輩為為夏州刺史湯封還制書詔曰朕少失所親若非楚國夫人鞠養則無朕此身雖近朝典望卿放下仍令後不得援以為例湯乃奉詔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臺省部 一十四

奏議

虞書曰敷納以言傳曰議事以制蓋臣之事君有官守焉有言責焉若乃省署之設班制有序治政攸出髦俊咸集雙筆九墨之賜著于令典伏奏起草之勤表乎職業其為言責也重矣哉乃有深識理道博達

古今援引經義參酌時務述宣忠信之道雍容訓格  
之言或揚庭會議辯析衆惑或削章迭進發揮大猷  
非夫騫諤宏達平徹閑雅孰可以商榷治體建明王  
度塞於薦紳之論哉

漢賈誼文帝時為大中大夫誼以為漢承秦之敗俗

廢禮義捐廉耻今其甚者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

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特但也簿文簿也政為大事

也言公卿但以文案簿書報

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惟恬安也謂以為是適

然耳言正當如此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

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

序六親和睦六親賈誼書以為父也子也從父昆弟

也從祖昆弟也會祖昆弟也族昆弟也

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

修則壞為作漢與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

然後諸侯執道百姓素撲獄訟衰息軌道言遵道循

車行之依軌轍

也也迺草具其儀草為草創也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

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

吳丘壽王武帝時為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

挾弓弩十賊曠弓百吏不敢前引滿盜賊不輕伏辜

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

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

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使帝下其議壽王對

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五兵謂矛

戟弓劍戈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嘗有事則以設守衛

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主諸侯立政強侵

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抗繼也是以知者陷愚

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

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

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在刑戮墮名城殺

豪傑墮毀也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擾鉏箠相捷

擊擾摩田之器也箠馬撾也捷大杖也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

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

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才興學

官三公有司或繇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

方外鄉風然而賊盜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

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

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

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矢既

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

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賊盜之以攻奪也

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  
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  
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奸而廢先  
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帝以難  
丞相弘弘誦服焉

後漢鄭弘章帝建初初爲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  
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  
至於開選多無樂者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爲長帝其  
從議

宋意爲尚書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  
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朝議欲從  
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  
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强者爲雄弱者屈服自漢興  
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  
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  
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  
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  
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  
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繇貪  
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



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  
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捍魏魏  
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掠  
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命南單于竟不比徙

陳忠為尚書安帝即位頻道元元之厄百姓流亡盜  
賊並起郡縣更相餽匿莫肯糾發忠獨以為憂上疏

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

鍼芒

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蟻蟻之穴而潰  
黃帝素問曰針頭如芒氣出如箱

是以明者

慎微知者識幾書曰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  
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已

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  
強盜強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奸故亡  
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餘食罪致大辟而頃者  
以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  
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  
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躅比伍輔相賦歛或隨  
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伸告鄰舍比  
里相共壓走連迫也或出私財以賞所亡其大章著不  
可掩者乃肯發露凌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  
繇於此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

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  
自今強盜爲上官若他郡縣所糾覺一發詔吏皆正  
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  
貶秩一等三發已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  
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與以猛濟寬驚懼奸慝頃  
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湧爲變天之降  
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  
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謹言以承天誠  
左雄爲尚書令順帝卽位雄上疏陳事曰臣聞采遠  
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

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  
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  
泮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  
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叙深谷爲陵  
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  
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坑儒  
滅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  
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  
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  
繇玄清寬柔克謹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

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嘆曰民所以安而無怨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嘗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歛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

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

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

項背相望謂前後相望也與同

疾病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簡者罹毀且或因罪而引高或見幾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在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斯賤也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克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

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與  
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  
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  
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  
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  
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  
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  
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略之路塞虛僞之端絕  
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  
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

不刊

陽球靈帝時爲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  
勅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  
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  
何觀察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  
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  
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  
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  
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  
人君動覽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

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  
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魏衛覬文帝踐阼爲尚書奏議曰九章之律自古所  
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  
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  
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繇此也  
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

高柔以文帝踐阼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如  
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  
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

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  
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  
之宗祖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  
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地養物  
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  
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較事劉慈等  
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  
虛實其餘小小枉法者不過罰金

杜恕明帝時爲散騎黃門侍郎時公卿以下大議損  
益恕以爲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爲名威風著

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縉紳之儒橫加榮慕溢腕抗論以孫吳爲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迴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統天略帝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

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理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綠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充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以復任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事之費與兼官無異然昭於人才尚傷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

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國固虛空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凌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况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強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交豫司冀亦天下之心腹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方州牧之守猶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

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怒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寔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親貴故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嘗患也

王肅太和中爲散騎嘗侍上䟽陳政本日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徃古之嘗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

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其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以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揚阜爲少府時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

爲政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志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進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傅嘏爲尚書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母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討異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晉



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  
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  
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  
良誅及裔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  
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  
若矯權苛暴蠲其害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內外齊  
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  
於深江之表矣旭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  
畧地因粮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問誘貳  
待其墮壞或進軍大個偏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

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嘗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  
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  
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選餘舟檝羅船  
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政橫行之計始難必施賊之  
爲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天  
去其疾奔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  
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  
目較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徼功先  
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個最差  
完牢可詔相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二方一

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瘠土一也兵出民表冠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搆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費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之謂也宋後盛衆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

似以疑之繇不虞之道以問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笑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嘗患匈奴朝士謀臣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播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季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凌險獨步虜庭卽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奔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

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偏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後吳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爲之備嘏議以爲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沉溺畧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恪不過遣徧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沂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

吳薛綜爲僕射大帝召交州刺史呂岱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郡珠宮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較道之經義繇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

崖除州縣嫁娶皆湏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  
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趾糜冷九真都  
靡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  
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體不以爲羞繇此言之可謂  
蟲豸有醜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  
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  
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瑋珊瑚琉璃  
鸚鵡裴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  
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  
寬多自放恣故數及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觀其

好髮髡取其爲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  
下車以供設不豐過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  
萌爲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潘  
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強萌忿杖歆亡於郡  
內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趾太守  
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  
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史侵奪百姓強賦於民  
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  
競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  
爲隙兵弱敵強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

簡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  
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爲蒼梧太守  
巨武夫輕悍不爲恭服輒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  
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適  
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  
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猶此  
言之緩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  
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各粗定尚有高涼宿賊  
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爲  
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簡攝

八郡方畧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  
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但如中人近守嘗  
法無竒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  
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  
竭愚情以廣聖恩

晉何曾魏明帝時爲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爲國者  
以清淨爲基而百姓以良吏爲本今海內虛耗事役  
衆多誠宜養恤黎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  
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  
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

爲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  
恨之穀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  
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  
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  
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爲亂之大禍者是以  
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爲  
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  
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踈怠不以政理爲意在官積  
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絀免故  
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爲可密詔王者

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  
恩好修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爲更選代填之  
遷散騎嘗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曾上疏魏帝曰臣聞  
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  
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  
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  
則權足相濟損缺不預則才足相代其爲國防至深  
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代趙張耳爲貳馬援  
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懿奉宣  
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回阻四千餘里雖假

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爲僚屬各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大臣各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畧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災軍主有儲則無患矣時以母丘儉爲宣王副也李宣明武帝時爲尚書宣明奏議以爲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形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以

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言基軍國所疑延諸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疾不任觀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

李重爲尚書郎時大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以下制奴婢眼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王者爲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地土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立法

峻者唯服物重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不曲爲立限也去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維陽縣十家己上家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能及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不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簡方今盛明垂制每尚簡

易法禁已備和表無施

劉毅武帝時爲尚書僕射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才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繇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繇於己公無考較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誦誥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



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  
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有  
日新之報抱正遠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  
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  
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途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  
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  
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  
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  
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  
是非繇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

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賄賂自通或以奸計登  
進附記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  
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豎  
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  
也置州郡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  
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  
若然自仲尼至於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以上何  
獨至於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  
輕其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  
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

長讒構之原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遣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鬪鷄之變難興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振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爲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大小之怨官政無繩

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引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於衆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犯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狽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訐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

銓使上明不下炤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王之世欲敦風俗鎮清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結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束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繇行立品不較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歸名譽相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有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材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事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

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况今九品所踈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適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鏡人事

損政八也繇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簡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奸府事各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患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奸消亂靡有嘗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

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有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傳玄武帝時爲散騎嘗侍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郡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不得一日則損不貲况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病病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復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

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朝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較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亟定其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爲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是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

學貴農賤商皆此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藉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當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天家足爲子則孝爲父

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爲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湏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於農務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謂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兢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道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爲急臣懼日月陵遲

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較之綱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二嘗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嘗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嘗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使令作之後然主者八座廣共研精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虚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如此未嘗不嘆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

得以發矇補過獲保高位苟言偏善情在忠益雖支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距誹謗况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毘綦母繇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

庾峻爲諫議大夫嘗侍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循人

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寶太  
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  
全志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  
抑貪污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  
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  
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  
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  
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  
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  
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竭朝

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  
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  
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勲而班位  
任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  
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  
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機  
於朝而其名愈重非自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  
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蔽徒務救世之  
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其  
意未滿功報矣而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



俗無難進易退之耻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  
敗而復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  
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  
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爲之  
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嚮之所以取天下  
者今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  
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王無窮  
武之侮也臣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  
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  
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庶

誠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疵政矣能小而不能  
大可降還莅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  
以義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  
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着及知止如王孫知足  
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  
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簡危行彰於本朝去  
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興  
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  
之趨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  
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

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石崇爲侍中惠帝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讓奏於帝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二十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爲之肝食先帝決獨斷之聰奮神武

之畧蕩滅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思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大眷祐實在大晋卜世之數莫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各牒皆悉具在縱不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舊事書奏弗納

山簡懷帝末嘉中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爲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

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庸登周官之隆濟濟多士秦漢以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后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期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各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姓離散死亡畧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爲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

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長後遣雋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至者隨缺先叙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

胡濟爲尚書郎武陵伍朝字世明少有雅操閒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荊州刺史劉弘薦朝爲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濟奏曰臣以爲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案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不虧誠江南之逸才丘園

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事可而朝不就卒于家

熊遠爲散騎嘗侍元帝中興欲賜諸史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遠以爲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按投刺者不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思爲普炤無偏頗之失可以息簡覈之煩塞巧僞之端帝不從陳顯太興初以白衣兼尚書因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摯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勲濟甚大以所不習

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略任將率者言問校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况或十得二三日禪降虜七世內侍繇餘戎狄入爲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雋抑華較寔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

溫嶠爲散騎嘗侍初爲劉琨奉使建業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繇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下八座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讎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虜者乃進竭

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散及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

范汪爲中書侍郎庾翼將悉郢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陵尋轉屯襄陽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蒼卒攻討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爲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汚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推排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往實翦豺狼之林招携貳之衆待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疇墜闕生產始立而當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益數

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邊將並驅又東軍不進殊爲孤懸兵書云知彼知此百戰不殆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賊誠衰弊然得臣猶在我雖方隆今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之所至慮四也翼豈不知兵家所患嘗在如此顧以門戶事任憂責莫大晏安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輒行畢命原野以翼宏規經畧文武用命忽遇衆會大事便濟然國家之慮嘗以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臣謂宜嚴詔諭翼還鎮養銳以爲後圖若少合

聖聽乞密出臣表與車騎臣水等詳共集議  
下壺爲尚書令成帝卽位皇太后臨朝壺與庾亮對  
直省中英叅機要時詔南陽樂謨爲郤中正潁川庾  
怡爲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壺奏曰人無非父  
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君職必有悔有家  
各私其子此爲王者無人職不執物官不立政如此  
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  
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  
已有况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  
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

意則人皆不爲郤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  
不爲獄官則刑辟息矣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  
何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爲謨以名父子可以  
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  
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爲  
永制朝議以爲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

弘詡成帝時爲尚書郎領軍將軍卞壺與蘇峻戰死  
二子矜盱亦見害峻平朝議贈壺左光祿大夫加散  
騎嘗侍詔議以爲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貞之  
節當書以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謂宜加賜司

之號以旌忠烈之勲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騎將軍  
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  
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  
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壺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  
世險難存亡以之受顧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  
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  
逆戮力致討身當矢稍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  
家爲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况壺  
伏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况在不疑可謂上準許  
穆下同稽紹則允合典謨克厭衆望於是改贈壺侍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  
子聆散騎侍郎聆弟盱奏車都尉

孔嚴爲尚書左丞哀帝踐祚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  
與丹楊尹庾劼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  
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爲長竟從之

王彪之簡文時爲吏部尚書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  
速彪之上議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  
廟標的而已故將蒞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  
在於蒞任蒞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而天下成  
化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達

成之魯故勲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邇聲冠百代  
允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  
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缺多缺多則遷速  
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謂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  
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  
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  
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  
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嘗  
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鈔可  
以并太嘗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

所領無兵軍較皆慮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  
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置  
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請  
三人於其事則無關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  
大官隨才所拈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  
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  
隨黜陟而彰雖雍熙之隆康哉之歌未洽可使庶官  
之選差清蒞職之日差久無俸祿之虛費簡吏寺之  
煩役矣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  
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入官至是百官多列家



疾不入鹿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宮則直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

王獻之孝武時爲中書令時謝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勲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冠冕遐棲則契齊箕皓庶運繹禍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疆滑消殄功勲既融投徽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祚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繼絕實大晉之雋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

